

## 唐标铁柱背后的话语

杨学文

(中共大理州委政策研究室,云南大理 671000)

[摘要] 作家李洪文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以公元7世纪南诏地方政权与唐朝和吐蕃的角逐及分合为背景,以合乎历史的传奇、关乎情理的荒诞、关爱本我的生命、和谐共生的自然和朴实生动的文风,再现了那段时期的民族融合和平民百姓的人生命运。

[关键词] 小说;唐标铁柱;大理;吐蕃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345(2011)11-0027-05

Discourse in *The Story Behind Tangbiao Iron Column* by LI Hongwen

YANG Xuewen

(Police Research Office of CPC Dali Prefecture Committee, Dali, Yunnan 6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full-length novel *The Story behind Tangbiao Iron Column* by LI Hongwen, takes the political rivalry, division and reunion between Nanzhao local regime, Tang Dynasty and Tubo in the 7th century as its writing background, reproduces national amalgamation and common people's life and fate through historical romance, reasonable absurdity, self-concerned life, harmonious nature and his plain and vivid writing style.

[Key words] novel; Tangbiao Iron Column; Dali; Tubo

清人孙髯翁创作赵藩书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用“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四个历史典故来概括历代王朝对云南的经营统治<sup>[1]</sup>。李洪文老师长篇小说《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再现了“唐标铁柱”那段民族融合的历史和各民族平民百姓的恩爱情仇与人生命运,读之甚快、甚喜、甚慰!好一部令人目不暇接、如酩佳酿的作品!

### 一、合乎历史的传奇

小说不是别的,它通过叙事,将故事从A点推至B点最终至Z点结束,赋予人物以生动鲜活的生命。所以讲故事就成了小说创作的基础和要件。可以说一个好的故事再加上好的文笔,应能看得人血脉贲张,仿佛被击倒在地,这是任何一个小说家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李洪文老师的《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也很精彩,它说的是一千多年前,吐蕃军为了从苍山西坡越山攻占叶榆川,便派出探子察领化名阿聚冒充尼察柯拔猎人潜入漾川,侦察军事情报破解“异术”。初到漾川他就中过藜毒和瘴毒,都被尼察柯拔猎人

救活。后来他也救了两个当地土著少女的命,其中一个叫罕巴是样备诏公主。两人产生感情并有了恋情,以至罕巴公主怀孕。怀孕后罕巴公主去找阿聚,但阿聚已人去屋空,被吐蕃神川都督召回待命。后来,罕巴公主嫁给了样备诏清平官兼国师汉人王浩川,生下了她和阿聚的儿子并取名萨治,汉名王山智。王山智自幼受王浩川教养,通汉语、白蛮语,识汉字,深受汉文化熏陶,成为聪明机智、稳重善良又有城府的尼察柯拔青年。打仗是要死人的,而既要打胜仗,又要避免死人,在与吐蕃驻军的长期抗战中,他策划、指挥了避免死人的蚁兵阵、蜂兵阵、麻箭阵,使战争成了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的典范。

《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的生动与精彩,在于它首先是一个传奇,小说避开了唐朝、南诏、吐蕃统治阶级的权利角逐与政治斗争,而是塑造了一系列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把战争与平头百姓的人生命运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聪明、善良与爱恨情仇。特别是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与叙述方面,作为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工作并担任《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漾濞卷》<sup>[2]</sup>主编的李洪文老师,在他的《唐

标铁柱背后的故事》小说创作中大量引进了民间故事的元素符号和创作技法,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典型事件和细节,以娴熟的叙事技巧和形象塑造,把故事讲得环环相扣、离奇曲折、神奇瑰丽而又入情入理、生动有趣、朴实优美,把一千多年前的社会历史演绎成一幅真实生动、亲切美好的现代神话。同时,《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的素材本身写的又是一段有据可查、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完全与地方史志相吻合,并通过大量的素材搜集与田园考察和分析研究,填补了一些历史史实与空白。史与诗、虚与实、真与幻的互相融合与有机统一,不仅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今人与古人的互动,使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走出冰冷的过去,温柔而友善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微笑着把他们古老的思想传递给我们,和我们一道劳作、生活和呼吸,他的人物是朴实的、厚道的、单纯的、善良的和可爱的。

## 二、关乎情理的荒诞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曾陷入了一场精神文化的危机。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们赖以维系其安身立命之所的精神家园丧失了,西方人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困惑、彷徨、孤独、失落,所以有志之士开始了艰难的探索,现代主义文学即表现着这一历程。以一种丰厚的历史意识,以自己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把握世界,或者说是以过去来解释现在,想重新恢复这里的秩序。这种努力是现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sup>[3]</sup>。他们看到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旧的价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开始出现无序的因素时,就希望重新建构起一套价值标准来,再赋予这个社会以秩序。

然而,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努力,人们不仅没有找到出路,相反却愈陷入危机。所以二战以后西方学界不得不改变初衷,从一种新的尝试入手,来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新小说派作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物的世界,及由种种偶然所构成的命运的不可抗拒性,荒诞派戏剧向我们演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以及现代人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黑色幽默文学展示给我们的更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义,充满了偶然、充满了荒诞不经的世界,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则把我们从欧洲文化这个中心带到拉美意识这个边缘。

李洪文老师并不认为世界和人生的不确定性,

零乱性、非原则化、无我性和无深度性、卑琐性和不可表现性,所以他用不着以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和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等来作为他的特征。他虽然也以蚁兵阵、蜂兵阵、麻箭阵这样不可思议的武器征服了他的对手,但他们有地域的支撑、环境的支撑、生态的支撑和科学的支撑,而并非以异己于人类的神奇的力量去支配他们,调遣他们,指使他们,他的荒诞完全是出于人情、人性和人道的,是在理性控制范围内的,所以也是真实的、智慧的、可爱的和有趣的。在他的笔下,你不会奇怪于小说的主人公王山智用酥油炒饭十多年喂出的无以数计的蚂蚁王国,当他们闻到吐蕃兵身上的酥油味时,会在生态茂密的山上漫山遍野地形成一条黑色的蚁河,扑向那些身上具有让它们口馋而又吊胃口的吐蕃兵,爬到他们的身上,钻进他们的七窍,让他们在呼天抢地中溃不成军,败阵下来。看看这样的文字吧:

“主人举着火把来开门,把十多个吐蕃兵让了进去,却见一排排的木架上吊着一串串黑糊糊的东西,又像鸟笼,又像葫芦。这正是养马蜂的怪人阿贝家。又是人声又是火把光地把巢中马蜂(也是王山智教他的用酥油炒蛆虫喂养的)惊醒了,只听得一片嗡嗡声震耳欲聋,成千上万的马蜂倾巢出动,扑向生人和马匹,向人马蜇入毒刺。一片人的哀嚎马的嘶叫,吐蕃兵惊觉到遇上传说中的尼察柯拔剧毒蛊虫了,就迅速跨上马背往门外冲,马蜂却不依不饶,循着它们熟悉了又很嗜好的酥油味追击,吐蕃兵只顾逃命,人马慌不择路……”接下来,作者继续描写道:有的马被马蜂蜇在眼皮上,眼睛浮肿起来,连路也看不见了,骑马的人不知道马的眼睛看不见,便使劲用皮鞭抽打马,马盲目地向前奔,有的就失足摔下路边悬崖。几匹被马蜂蜇得睁不开眼睛的马撞倒了几幢蚂蚁楼,一霎时蚂蚁倾巢出动,被激怒了的蚁群爬到马身上,吐蕃兵马上惊觉到又遭遇尼察柯拔人的蚁兵阵了,更加惊慌失措。“蚂蚁王国”的蚁兵倾巢出动并向“邻国”传递信息,许多“邻国”的蚂蚁汇集起来,沿着吐蕃军撤退的踪迹,向吐蕃军营扑去,于是全营大乱,纷纷往苍山上逃命……

当你读到这样生动有趣的文字时,你还觉得作家笔下的荒诞无稽的蜂兵阵是不可理喻的吗?你还会怀疑只要把这样的蜂兵阵布兵摆阵在苍山上从样备诏进入叶榆川的密道里,就能足以击溃吐蕃兵

的千军万马吗？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不得不屈服于作家李洪文小说荒诞得那样的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生动有趣！

### 三、关爱本我的生命

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就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应。就像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说的：“艺术纯然是生命的表现”<sup>〔4〕</su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就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使命。

人置身于世界与大地之中，扮演了一个复合性的角色，一个有限的肉体和一个无限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神秘角色，然而，这就是人自身的真实存在。人们以灵魂附着在肉体上，以无限附着在有限上，为肉体打上思想的记号，从而使肉体有了人性和人情，但是，无论我们的视线和想象伸展得多么悠远，都无法企及宇宙的边线，都始终带有人的印记，包含着人的局限性。而人的生命同时又是可贵的和伟大的，因为他高于自然，在大地和世界中有着绝对的优势，他的优势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思想能超越自然，通向无限。任何一种对生命的藐视、摧残、蹂躏、践踏和剥夺，都是对人的犯罪，对社会的犯罪，对大地和世界的犯罪！

回想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人们目睹了太多的流血、战争和死亡。时至今日，战争作为剥夺他们生命的主要手段，战争作为死亡的原因，比起癌症和肺结核，死亡的发生要频繁得多，式样多得多，残酷得多。在战争中，一上战场，人就变成了野兽，你不杀死敌人，敌人就要杀死你，为了避免于被杀，你就要杀人，这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而在李洪文老师的《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中，王山智用蚁兵阵和蜂兵阵击溃吐蕃军，与其说是荒诞的真实，是审美的真实，不如说是人道的真实，是人文的真实，是对人生命运悲悯与关爱的真实，是为了让战争不死人，是为了让战争回归到对生命的尊重、怜惜与呵护。正像小说中王山智的父亲内算清平官王浩川所说的：“蚁兵阵取得的胜利，不在于吐蕃驻军的伤亡多少，即使不动一兵一卒无一伤亡，但我们在精神上摧垮他们，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这才是不战而胜啊！”

事实上，李洪文老师的小说《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整个故事情节就是一个救人与被救的过程。

先是吐蕃派出的探子察领化名阿聚冒充尼察柯拔猎人，初到漾川时他就中过蕈毒和瘴毒，都被尼察柯拔猎人救活。后来，他也救了两个当地土著少女的命。救与被救的历险使他们产生了对生命的珍视和相互间的感恩、信任与倾慕，并还不可抑制地产生了爱情，致使罕巴公主怀了身孕，并生下了王山智。王山智长大后，由于撕毁和约的吐蕃兵无意中几次遭遇了王山智布下的蚁兵阵，便在尼察柯拔人祭祀祖灵大典的太阳节上把被他们误以为操纵蚁兵阵的十四位尼察柯拔巫师抓了起来，要把他们全都杀死。在此情况下，王山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承认了蚁兵阵是自己所为，从而救活了十四位巫师的性命，自己却被押送到吐蕃人大黑洼子的铁矿冶所的大牢中，准备用于祭炉牺牲投入炼铁炉活活烧死，却被在当天晚上因吐蕃兵遭遇“剧毒蛊虫”和“蚁兵阵”而贬了军职的察领巧施妙计救活逃脱了。接着便是王山智与他养父异母的姐姐王文慧在历险苍山秘道过程中和“深山仇杀”、“点天灯”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相救、互救与被救，以及姐弟俩消除误会后赶往蒙秦城途中被“马锅头”高山的救助等等，整个事情的演绎过程，都是一曲对生命的呵护、关爱与拯救！

最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自己的对手，尼察柯拔军民在与吐蕃军通过苍山秘道（山洞）进攻叶榆（大理）的战斗中，他们为了打胜仗又不死人，全都使用了麻箭，并在战前的练习射箭中只把靶环设在草人臀部而非致命部位，且麻箭箭头全都不用锋利的箭镞。这样，可使敌人中了麻箭后立即麻倒，等一个对时却又可以醒来，而他们醒来时战争胜负已经决定。同时，为了不让吐蕃兵误走岔洞口掉下悬崖，就堵在岔洞口用吐蕃文写了“此路不通”的获救牌，并在急战中专门配人站在岔道口，向败阵下来慌不择路的吐蕃兵用吐蕃语高喊：“这里不能走，危险！”从而挽救了不少败兵的生命。特别是小说结尾的献俘场面，按常规祭台下五百名战俘即将要掏心砍头祭奠唐标铁柱，结果却被王山智的朵希薄带领下的尼察柯拔人用荞面人代替战俘献祭了，从而使五百名战俘获得了释放，其中就有王山智的生父——曾化名阿聚冒充尼察柯拔猎人潜入漾川的探子察领。

这是小说中的最后一次生命拯救！

这也是小说对生命关爱的点睛之笔！

战争有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人难免会犯错



误,但埋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善良本性最终会引导人们与人为善,获得自我救赎的机会,以此展现出精神的光辉与力量!

#### 四、和谐共生的自然

2005年大理成功荣获全国十佳魅力城市,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大理是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李洪文老师《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中的景物描写,为我们很好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的苍洱地区的自然生态状况。

作为写景高手,李洪文老师在小说《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中的景物描写几乎全是写实的,都能在大理和漾濞的苍山两侧以及巍山、剑川等县找到相应的景点景观。而小说中景物描写的独到之处在于景物首先是他故事推演和情节转换的舞台,也是他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理参照,最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他在对大自然的景物描写中始终充满了生命意识。

吐蕃探子察领化名阿聚冒充尼察柯拔猎人潜入漾川后不久,他约老友厄治去逛样备诏西南深山中的醉鱼潭,目之所见:“那醉鱼潭约有五十多亩大,水面从一个山谷延伸出来,里窄外宽如葫芦瓢状,湖口外是一片湿地,湿地上铺满了红黄蓝白各种星状小花,好似一块色彩斑斓的大地毯,一对丹顶鹤从林子里飞了起来,缓缓降落在湿地上翩翩起舞,一群群的小水鸟在湿地上觅食,四周的林子里有百多种鸟在争相鸣唱。小湖周围的山坡上小箐中长满了白杜鹃、红杜鹃、黄杜鹃,花团锦簇色彩斑斓,有六道箐沟向小湖里注入清冽的山泉,同时也把凋谢了的杜鹃花冲进湖里,满湖落英缤纷。”

接下来他们又会看到什么呢?

“湖对岸是片莽莽苍苍的大黑老林。大约过了四柱香的时间,醉鱼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翻白肚皮漂起。对面的大黑老林里走出了两只熊,它俩东张西望蹒跚向湖边走去,到了湖边就开始抓醉鱼吃,过了不一会儿,密林里又走出两只熊来,四只熊在湖边起劲地抓醉鱼吃,看它们大饱口福,吃得有滋有味,阿聚由不住笑了。一阵山风从深谷里吹出来刮过湖面,湖面堆起万顷碧波,一漾一漾地把醉鱼推到湖沿,这就成全了馋嘴的大黑熊们,省得它们下水到湖中捞鱼,它们抓起一些醉鱼下肚,波浪又送一些醉鱼,让它们吃得安逸。憨熊真是太贪馋

了,个个都被吃下去的醉鱼撑得肚皮圆鼓鼓的,弯不下腰。它们哪能知道,醉鱼吃得太多,也会把它们醉翻。不一会儿,它们就一个个出现醉态来了。它几个醉熊在湖岸湿地上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走去,张牙舞爪吼的吼叫的叫,像是在互相威胁,又像在闹着玩,后来就你拍我一掌我抓你一把半真半假地打起架来。闹了一阵,觉得没劲,各自走开。有的站立起来试图用两只脚走路,但刚站起来又倒下。辣辣的太阳烤得它们昏昏沉沉,醉意更浓,它几个再也撑不住了,都倒在软软的湿地熊事不省……”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人箭步奔向湖边。阿聚走挨一只肥壮的醉熊身旁,那熊侧躺着,露出了胸脯的白玉点,阿聚知道那是黑熊心脏部位,拔出刀来就要往那白玉点上捅,不想厄治一把抓紧了他握刀的手说:“杀不得,杀不得。”

接着,作者在这里通过厄治向阿聚介绍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滇西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态伦理:在他们看来,在优美而神秘的自然当中,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生命是应该受到尊重和敬畏的;自然万物由于没有理性,所以可以依从物尽天择的法则,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有理性的,所以更是高贵的,人的高贵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和自然相依相融和睦相处,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从作者所描写的自然生态中我们总是认识和感受到了生命,生命在他几乎不可能测知的一切事物之中无处不在,树的花的草的枝枝叶叶之中有洋溢的生命,鱼的熊的狼的嬉戏饕餮之中有快乐的生命,山水田园与阳光的生机盎然之中也有勃发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枯荣同在,世间万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和谐共生。所有这一切,无不都在告诉我们,人和自然其实是齐一的,情和景其实是交融的;只要与自然和睦相处,只要与万物友好相待,优美的自然就一定能够把战争演绎成对生命的尊重、呵护、关爱和拯救,并以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告终!

#### 五、朴实生动的文风

一如既往,李洪文老师总是把他的小说创作紧紧盯在他所成长和熟悉的迤西这块宝地上。他的前两部小说《荒原情侣》和《宰鬼地·乌龙谷》是相近的,都以移民开发迤西地区为题材;《唐标铁柱背后

的故事》讲的虽然是南诏时候的历史,但背景仍然是他所熟悉的大理、漾濞等地。原来,作家本身就出生在漾濞,就是大理搬迁至漾濞的移民后代。这儿有他的根,有他的家,有他的爱恨,也有他的梦。这儿他趴下过,他站起过,他失落过,他收获过。在这儿他才能够找到生命之源,他在这儿才能呼吸,才能心跳,也才能为生命歌唱!

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把鲜明而浓郁的地方色彩引进了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当地的历史掌故,当地的风土人情,当地的神话传说,当地的山水风光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由此决定了他的创作基因,也丰富他的文学内涵,再现了白乡大理的文学形象。在他的笔下,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幅独具迤西地方特色的历史画面和生活画卷——明媚的雪峰,灿烂的阳光,清澈的河湖,缤纷的鲜花,茂密的丛林,柔美的月夜,杂居的民族,纯朴的民风,友善的人情,豪爽的习性,不羁的品格,明辨的是非,不屈的追求,坚韧的意志,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和粗犷庄重对应着人物的天真烂漫与坚忍不拔,构成了小说中的离合悲欢和爱恨情仇。

作为一名优秀的地方色彩作家,李洪文老师别出心裁地把本地的方言土语,如“几柱香时间”、“一个对时”、“搞搅”、“扎实安逸”、“拘来拘去”、“实心实意”、“最不值价”、“好笑不赢”、“七股八扎”、“呵咧咧”等,大量引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中,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俗语、俚语在作家的努力下,形成了一种体面的文学媒介,为文坛注入了鲜活而又清新的活力,改变了语境和创作中的思维模式,并用这样的文本与话语使人们的思维走向了更加多维的可能性,使他的故事叙述真实生动,清新含蓄,背景明快,情节单纯,悬念叠出,故事结局往往出人意料,使朴实生动的文风,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

李洪文老师年近70,他从18岁起就写小说。“文革”中被冠为“毒草”的反映回乡知青搞科学种田实验的一部题为《穿一条裤子的人》的长篇小说让他

丢了公职<sup>[5]</sup>,回乡接受看管,从此他就销声匿迹,蛰伏沉没了。直到1986年他的长篇小说《荒原情侣》的发表,填补了白族文学史长篇小说的空白。他的另一部以外地移民开发云南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宰鬼地·乌龙谷》,200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还有在上海的一些刊物上时常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其他一批作品。读李洪文老师《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令人浮想联翩:

历史是平常的,传奇是平常的,历史和传奇在一起就不平常!

真实是平常的,虚幻是平常的,真实和虚幻在一起就不平常!

荒诞是平常的,情理是平常的,荒诞和情理在一起就不平常!

天性是平常的,神性是平常的,天性和神性在一起就不平常!

朴实是平常的,诗意是平常的,朴实和诗意在一起就不平常!

——读李洪文老师长篇小说《唐标铁柱背后的故事》就深感这样的一种不平常!

#### [参考文献]

- [1] 大理州文联.大理导游·大观楼长联与大理历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16-17.
- [2] 李洪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漾濞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0.
- [3] 马汉广.后现代的多重意义探讨[J].当代外国文学,2001(1):107-111.
- [4] 王文宏.生命力的升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 [5] 赵一鸣.梅花香自苦寒来:白族作家李洪文先生点滴[M]//李洪文.宰鬼地·乌龙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247-248.

[收稿日期] 2011-05-11

[作者简介] 杨学文,作家,主要从事政策、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研究.

(责任编辑 杨朝霞)